

September 7, 1957

Transcrip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Reverend Warren McKenna

Citation:

"Transcrip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Reverend Warren McKenna", September 7, 1957,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Zhou Enlai Waijiao wenxuan [Selected Diplomatic Papers of Zhou Enla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1990), pp. 239-252. <https://wilson-center.drivingcreative.com/document/260511>

Summary:

Rev. Warren McKenna from the U.S. talks with Zhou Enlai about the goal of their visit to China, which he says is to better understand "new China". Zhou welcomes the American Youth delegation to China. Zhou agrees with McKenna that working towards world peace and better U.S.-China relations is not only dependent on efforts by professional diplomats, but also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itizens. Members of McKenna's delegation proceed to ask Zhou Enlai questions on various topics, such as the ent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to China, strategies to improve U.S.- China relations, detained U.S. and China citizens in both countries, Tibet, etc.

Original Language:

Chinese

Contents:

Original Scan

同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

华伦·麦肯纳^[174]团长(以下简称麦): 首先我们要向总理表示十分感谢,您昨天见到我们以后,今天下午还愿意见我们,并且同我们进行友好的和不拘形式的谈话,这是对美国人民的一种友好的表示。我们来自美国各地,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观点,但是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尽量了解新中国,同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向我们所遇到的人解释美国。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们有大多数人相信,和平事业不仅是职业外交家的事情。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事业里也有合法的权利。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你说得很对。

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彼此来往得很多。最近这个时期中断了。这次你们一来就来了四十一位,你们做了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先锋。因此,我代表中国人民非常欢迎你

*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会见第一个来我国访问的美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原载《中国青年》1957年第20期。

们,同时,中国政府也欢迎你们这种友好的访问。刚才你们的团长说得很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去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因此,你们在中国访问期间,不仅在北京,还可以在外地,跟中国人民、首先是和青年朋友接触,这对于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将要从直接接触中,看到很多事情,听到很多事情,知道很多事情,这些直接接触比我跟你们诸位谈什么恐怕更为有益。而且你们会从直接的接触中,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和良知来加以判断,比我来向你们诸位介绍要好得多。可是今天既然约诸位来了,接见诸位了,那么你们有问题,还是问吧。

麦: 我们事先有个协议,每人只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机会。

周: 这是机会均等。

麦: 对。

史蒂·泰勒⁽¹⁷⁵⁾: 二十四个美国记者是否被允许进入中国?

周: 关于记者问题,就适用你们团长刚才说的在你们当中达成协议的原则,就是机会均等,彼此互惠,就是说,有来有往。你们诸位会问,为什么去年中国政府批准很多美国记者来。我们去年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愿望:先从中国方面主动打开这个局面,先让美国记者来,然后,我们相信会引起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同等的回答,就是

给中国记者开门，让他们到美国去访问和报道消息。但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努力没有达到我们的希望。不仅中国记者不可能去，而且美国记者也不被允许来中国。

今年美国国务院改变了一个花样。虽然答应了一定数目的通讯社和报纸派记者到中国来，但是规定他们来中国的任务，而且肯定地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来搜取情报。并且更进一步把门关起来，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这样一来，就把文章作死了，作绝了，就如同我开始所说的，你们团长所提的精神——机会均等和彼此互惠就不可能了。因此，我想这件事情还应当经过新的努力，要使双方能在互惠的基础上交换记者。这是一种正规的办法。今天在座的虽然没有记者，但是听说也有几位朋友兼作记者职业，这等于说美国记者先到了中国。并且，在今天以前，也确实有三位美国记者到过中国。从你们的接触中，可以看到中国是不是愿意对外国新闻记者开放，并且在互惠的基础上开放。

博布·威廉逊⁽¹⁷⁶⁾：我们大多数人同意世界和平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最基本的是要中美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了促进这种良好关系，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特别是中美两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

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在人民方面的来往，我们一向是积极支持和赞助的，

诸位的到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发展这种访问。你们诸位知道，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可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来往，两国团体的来往，在最近三年来非常发展。这种发展无疑地对两国关系的友好是有很大的推动力的。在这一点上，也影响了日本政府。这个经验可以提供给你们诸位，并且通过诸位提供给美国人民参考。

至于谈到政府方面，我们希望在日内瓦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168]当中，能够达成一些初步的协议。虽然这个会谈已经经过两年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失掉希望。即使达成的协议是微小的或者是在个别问题上的，但是也可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协议都应该是平等的，对等的。

杰克·罗森^[177]：今天我有机会去访问了在中国的一个美国犯人，你知道，在华美犯问题是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中美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对这些美犯的地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的话？

周：你能够见到美国犯人很好，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情况，生活情况。请经过你转告他的和其他五位的家属。中国政府历来说，如果他们的家属愿意到中国来探望他们的亲人，我们是愿意接待的。

你说得很对，美国人民很关心在中国监狱里的六位犯人的情况。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知道，中国人民

也同样关心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的五千多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家属都在大陆上，他们很困难和家属通信，因为我们两国还没有直接的邮电来往，他们更得不到机会回来看望他们的家属，他们也很难得到机会把他们从美国学到的知识带回到祖国来用于工作。这些事情是中国人民和这些人的家属经常关心的。所以从两方面的事情来比较一下，诸位就会晓得。中国的犯人在美国有三十多位，绝大多数都还在美国的监狱里。这个问题就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关心。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总可以逐步地得到解决，但是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两国关系的恢复不应该拿这样的问题来作为先决条件。因为诸位可以想一想，如果拿这样的问题来作为先决条件，那么中国就要等五千多名留学生回来以后才承认美国。这不能成为条件，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够提出？

盖·卡勒万^[178]：在什么情况下，美国犯人才能得到释放？这样的释放是不是会改善中美的关系？

周：我刚才已经说过，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该拿这个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六个美国犯人在中国将要根据中国的法律处理，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说的，中国在美国的侨民和留学生回国的手续也是根据美国的法律办事一样。当然，中国的法律还有一条例外，就是在监狱的犯人，如果表现良好的话，就可以提前释放。这样的规定不仅对美

国犯人,而且对本国和其他在中国的外国犯人一样适用。

埃尔·威廉逊^[179]: 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密切的关系,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周: 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好处。不言而喻,中国是在建设当中,诸位已经看到一些,将来还能看到一些。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亚非会议^[103]二十九个国家所通过的原则。

帕提·泰勒^[180]: 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些美国犯人没有公审?为什么没有发表关于他们犯罪的确切性质和他们的辩护论点的详细新闻报道?

周: 关于在中国犯法的美国人,我们是经过法庭判决的,判决以后文件是公布了。他们审判的程序是根据中国当时的法律手续进行的。这是我们的内政。这种程序不可能在每个国家都相同,正如同美国有许多审判的程序和办法跟别的国家不同一样。

乔安妮·格兰特^[181]: 总理认为继续扩充军备,继续发展核武器,特别是苏联试验洲际导弹成功,对世界和平有什么影响?

周: 扩充军备,制造各种原子武器,各个国家试验氢

弹、导弹这类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当然对和平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赞成裁军，停止制造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包含导弹在内，也主张从外国撤退军队，取消在别的国家的军事基地。如果都能够这样做，那对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保证。但是要做就要大家一道做，首先是大国一道做，不能要求哪一个先做或者单独做，这是无法保障和平的。在这方面，苏联提议大家一道裁军，一道停止制造、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氢武器，但是也赞成首先停止试验。遗憾的是苏联的这种提议，在裁军会议上没有得到一致赞成。所以，到现在仍然成为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要求各个国家、首先是各个大国来实现的一个任务。如果你们在座的诸位是主张所有国家一起这样作的话，我们中国人民，包含中国政府在内，是支持你们的。那就是说，要求大家一起作，不是要求哪一个单独作。

希勒·格林堡⁽¹⁸²⁾：既然现有情况是扩充军备，继续制造和试验核武器，中国是不是也要自己制造和试验氢弹？

周：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有。我刚才说是遗憾，但是也可能是幸运。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可以不担心这类事情。

拉里·莫耶⁽¹⁸³⁾：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不是愿意在个人基础上和艾森豪威尔⁽⁴⁸⁾见面，来调整两国的关系？

周：为改善两国关系，我个人自从日内瓦会议⁽⁵²⁾、

万隆会议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并且也愿意这样做。但是象你提的那样的具体问题，现在很难回答。

夏格·阿维迪亚恩^[184]：既然知道如果用武力把台湾拿下来，就会引起一个普遍战争，我想问一下总理，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声明不使用武力？

周：台湾是中国的，中国要怎样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你可以想一想，假使有一个国家拿武力占据了美国的火奴鲁鲁（檀香山），然后跟美国朋友说，你收复火奴鲁鲁不许使用武力，假使你使用武力，就要引起世界大战，美国人民会怎样感觉呢？中国如何能够在日内瓦中美会谈中，在美国的武力威胁底下，答应美国说中国在台湾不使用武力？

朱迪·柯林斯^[185]：你认为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世界和平有什么影响？

周：我首先要说明，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现在坐在联合国的是不能代表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它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所以放在联合国面前的问题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联合国没有新中国参加，要解决世界上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远东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很困难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新中国不在联合国是联合国的损失，并不是中国的损失。象你们已经看见的一样，新中国是要继续存在下去的，不管在不在联合国里面。

丹·奥康奈尔⁽¹⁸⁶⁾：你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曾经说，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你是不是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可是在上次的选举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投了两党的票。而中国政府说这两个党遵循着同样的政策。

周：这个问题是美国内部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是要你来回答的，而不是我能回答的。你自己来回答比我更恰当。

丹·奥康奈尔：不。

杰里·菲迪勒⁽¹⁸⁷⁾：美国国务院对我们说，我们来中国和中国青年接触并且亲眼看看中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我知道周总理不愿意干涉美国的内政。可是，你是否能够对这件事情评论一下？特别是对今后美国人民到中国来旅行的问题。

周：你问我个人，我是看不出美国青年或美国其他的朋友到中国来有什么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诸位既然来了，大概诸位也是这样感觉，来看看对美国的利益有什么违反，如果违反，诸位就不会来了。我看诸位都是爱护美国爱护祖国的嘛。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不是，说你们来中国是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这不是矛盾吗？但是这位先生说不是。虽然我们两人见解不同，但是这不要紧。

李却特·兰恩⁽¹⁸⁸⁾：目前的反右派斗争⁽¹⁸⁹⁾是否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一致？

周：是一致的。因为百花里面有好花，也有坏花。坏花大家就评论它一番，说它不好。花以外，还有毒草，长出来以后，就要把它锄掉。

尤金·布朗斯太因⁽¹⁹⁰⁾：你是不是认为共产党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吸收进入联合国，如果不是这样，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周：我希望把这个名字更正一下。中国国家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好象美国叫“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不能把美国叫做艾森豪威尔美国，或者共和党美国。那样说是不那末恰当的。不错，艾森豪威尔领导美国，但只能说美国是在艾森豪威尔、共和党的领导之下，正象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一样。国家是人民的，人民选举代表来领导这个国家。这个思想不仅中国人民有，美国的先哲林肯⁽¹⁹¹⁾说得很好：国家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至于问到联合国能不能恢复新中国的地位，障碍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要我直接说，现在就是美国政府在阻碍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佩吉·西格尔⁽¹⁹²⁾：是不是能够评论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国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报告采取什么政策？

周：简单地说，我们是反对这个报告的，因为这个报告是站在干涉匈牙利内政的立场上，是片面的，而且歪曲了当时匈牙利的事实。

劳勃脱·寇因^[193]：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支持各国，特别是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的。如果有这些运动的国家在国内镇压共产党，不给本国人民充分的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还支持？

周：我们支持这些国家，就是这些被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的独立的愿望，是根据万隆会议的原则，也是根据我们过去曾经遭受同样的遭遇而给以同情的。至于这些国家内的一些措施，好的或是不好的，那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只要这些国家为着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为着和平，反对战争，我们都应该支持。

拉里·施瓦兹^[194]：我听人说，现在在中国领导人员中对于国内政策有很大的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关于“百花齐放”的政策。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不一致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是否能够取得协调？你是否认为现在有人争权夺利的问题？

周：很遗憾，我都不晓得，你倒晓得了！我完全可以向你声明，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或是挑拨。如果有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员之间发生他们所希望的这种事情，那他会落空的。

拉里·施瓦兹：请你不要感到遗憾，你的话使我感到很高兴。

苏珊·基德^[195]：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允许进入联合国的时候，如果国民党在那里还有代表，你们是不是会

同意去？

周：不，我们不会去的。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不能同意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宁肯不去，这是肯定的回答。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迪恩·霍赛^[196]：美国国务院曾经说过，不能同中国作大量的生意，因为中国不能提供美国所需要的商品，我想问一下中国能够提供什么商品来换取美国商品？

周：中美两国已经八年没有作买卖，我对美国市场的需要不很清楚。美国国务院是根据一种假定。我不能再根据假定来回答。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接触。经过直接的接触，这种可能就会增长起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是在建设中的国家，一个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当然是有贸易可以互通的。我在开始已经讲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孤立的。

诺埃耳·卡勒万^[197]：到底谁决定哪些花是有毒的？

周：人民。这很容易，经过大家识别就能够看出来。所以我们开展大辩论，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单位，工厂、学校、农村、机关都是全体人民参加辩论，开大会、小会辩论。大是大非在广大人民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埃地·霍克曼^[198]：美国国务院曾经说过，在中国发生过各种暴行，被清除的人以百万计，这就作为不承认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们又说，在西藏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否愿意评论一下？

周：一个革命的国家，当它初建成以后，总有一些反对新政权最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国家要清除一些，镇压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中也有过这样的事。总之，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我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消灭其肉体的人数只占极少数。

至于说到西藏发生的什么事情，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地，倒是美国有一部分人通过西藏的几个坏分子，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这被西藏领袖达赖喇嘛⁽¹⁹⁹⁾所拒绝了。这件事情倒可以提一提，这就是世界上常说的在别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是一种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动。

麦：总理在四点钟还有一个约会，如果我们再问更多的问题，那就太打扰了。我代表大家感谢总理给予我们来华以后的一个特殊的光荣。我们的问题提得很直率，回答也很直率。这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到中国来以后，学会了一句中国话，虽然我们说的中国话很不好，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好的。这句话就是“和平万岁”！

周：谢谢你们大家。正因为美国人民是热情而直率的民族，所以我也就用直率的语言来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我过去也曾经认识许多美国朋友，我们也是这样彼此交谈的，所以今天我用对待过去的美国朋友的态度，来

对待新的美国朋友。因为这样可以把我们中间彼此不了解的问题弄清楚一些。当然，不可能一次谈话就可以帮助诸位了解全部的问题，但是，我希望这种谈话你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场所找别的朋友谈得更多。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接触。

祝大家愉快和健康。